

生日卡片

文·席慕蓉



刚入台北师范艺术科的那一年，我好想家，好想妈妈。

虽然，母亲平日并不太和我说话，也不会对我有些什么特别亲密的动作，虽然，我一直以为她并不怎么喜欢我，平日也常会故意若她生气；可是，一个十四岁的初次离家的孩子，晚上躲在宿舍被窝里流泪的时候，呼唤的仍然是自己的母亲。

所以，那年秋天，母亲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特别花了很多心思做了一张卡片送给她。在卡片上，我写了很多，也画了很多，我说母亲是伞，是豆荚，我们是伞下的孩子，是荚里的豆子，我说我怎么想她，怎么爱她，怎么需要她。

卡片送出去了以后，自己也忘了，每次回家仍然会觉得母亲偏心，仍然会和她顶嘴，若她生气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等到自己有了孩子以后，才算真正明白了母亲的心，才开始由衷地对母亲恭敬起来。

十几年来，父亲一直在国外教书，只有放暑假时偶尔回来一两次，母亲就在家等着妹妹和弟弟读完大学。那一年，终于，弟弟也当完兵又出国读书去

了，母亲才决定到德国去探望父亲并且留下来。出国以前，她交给我一个小黑色的小手提箱，告诉我，里面装的是整个家族的重要文件，要我妥善保存。

黑色的手提箱就一直放在我的阁楼上，从来都没想去碰过，一直到一天，为了找一份旧户籍资料，我才把它打开。

我的天！真的是整个家族的资料都在里面了。有外祖父早年那些会议的相片和札记，有祖父母的手记，他们当年用过的哈达，父亲的演讲记录，父母初婚时的合照，朋友们送的字画，所有的纸张都已经泛黄了，却还保有一层庄严和温润的光泽。然后，我就看到我那张大卡片了。用红色的原子笔写的笨拙的字体，还有那些拼拼凑凑的幼稚的画面，一张用普通的图画折成四折的粗糙不堪的卡片，却被母亲仔细地收藏起来了，收在她最珍惜的位子里，和所有庄严的文件摆在一起，收了那么多年！

卡片上写着的是我早已忘记了了的甜言蜜语，可是，就算是这样的甜言蜜语也不是常有的。忽然发现，这么多年

来，我好像也只是画过这样一张卡片。长大了以后，常常只会去选一张现成的印刷好了的甚至带点香味的卡片，在异国的街角，匆匆忙忙地签一个名字，匆匆忙忙地寄出，有时候，在母亲收到的时候，她的生日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。

所以，这也许是母亲要好好地收起这张粗糙的生日卡片的最大理由了吧，因为，这么多年来我也只给了她一张而已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只会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爱，更多的关怀，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证据，希望从这些证据里，能够证明她是爱我的。

而我呢？我不过只是在十四岁那一年，给了她一张甜蜜的卡片而已。

她却因此而相信了我，并且把它细心地收藏起来，因为，也许这是她从我这里能得到的唯一的证据了。

在那一刹那里，我才发现，原来，原来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骗和容易满足的啊！

在那一刹那里，我不禁流下泪来。■

（选自《前尘 昨夜 此刻》，授权长江文艺出版社）